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3229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3223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孙见喜

页数：37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内容概要

《危崖上的贾平凹》就这段“神话”的诞生过程及非凡影响做了客观、全面而详尽的叙述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和贾平凹的精彩生活片断，不仅透视出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深层内蕴及人性秘密，也生动而直接地展现了文坛奇才贾平凹的一段心灵苦旅，保全了一段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
曾经轰动文坛内外、狂销国内外的贾平凹长篇小说《废都》，山呼海啸般造就了一段“废都神话”。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作者简介

孙见喜 陕西商州人。

1946年生，1969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，1970年分配到豫西“三线厂”当工人、助理工程师，业余创作小说。

1981年调西安某军工所任工程师，1984年调省出版社做编辑至今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作家协会理事。

作品曾获省市及报刊文学奖二十余次。

作品目录：《贾平凹前传（三卷）》/花城出版社，2001；《中国文坛大地震》/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2000；《浔阳夜月》/安旅游出版社，2000；《（浮躁）评点本扩》/长江文艺出版社，1999；《褻渎偶像》/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1999；《孙见喜散文精选》/台湾金安出版社，1998；《鬼才贾平凹（一二部）》/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4；《小河涨水》/陕西教育出版社，1993；《望月婆罗门》/陕西师大出版社，1992；《贾平凹之谜》/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1；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贾平凹墓第二章 饥饿写作第三章 婚变前后第四童 争夺奇书第五章 相约魏侃第六章 月夜坝声第七章 风声乍起第八章 自我检讨第九章 万象皆废第十章 直上危崖第十一章 孤独落寞后记附录一：等待的石头附录二：贾平凹著作版本总目附录三：研究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专著目录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贾平凹墓 1992年阴历2月27日，平凹携妻女从西安回到棣花，为父亲办最后一次祭祀活动。

贾彦春先生逝世于1989年古历8月11日，生日是2月19日，商州的讲究是老人死后三年之内，要像生前一样每年都过生日庆典，而在逝世后的前三年每逢忌日亲戚朋友都来聚会悼念。

而平凹的生日是2月21日，他弟弟说了几次，一定要在家乡为哥哥过个生日。

如按常规，这一年连办三个节事，是很劳人的。

平凹家里人手又少，按当地风俗，像平凹这样的人家办如此节事，少则三五十席，多则百十席，如此大的应酬是一件很够负担的事。

今年是父亲三周年，三周年一过，灵魂西归，儿孙不再举办任何悼念节事，只在春节里每夜送灯烧纸、清明里祭坟挂纸就行了。

为此，平凹便函和母亲及弟弟商定：将三个节事合并，一日里过！

免除重复待客的烦劳，也让亲戚朋友省事。

平凹回家的第二天，亲戚朋友聚集一起，平凹身穿丧服、戴孝帽，走在前往牛头岭墓地的人群前边。墓地四周，贾佳（弟的儿子，生前最受爷宠爱）栽的四棵千枝柏已高过人头，人们同平凹弟兄一起为坟堆重新培土、整修墓地，然后上香烧纸、五体投地…… 家事尚未料理完毕，一个紧急电话又把平凹召回西安。

是关于市文联筹办刊物的事。

市文联办过一份综合性文学月刊《长安》，但在1989年以后停刊了。

作为西北文化重镇的西安，没有一份与她地位相称的文学杂志似乎说不过去。

于是，文联打了报告，市上领导就指示由平凹牵头筹备，并希望尽早出刊。

但办刊物不像摆夜市饭摊，办刊物一要人、二要钱、三要办公场所、四要作家支持；这些都是具体事务，都可以由宋丛敏和王大平两位老编辑去跑，反正大政方针已经批下来，事情怎么办只要有人盯着就行。

要紧的是刊号一时批不下来。

市上的红头文件早报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，省出版局也于去年就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呈文申请，平凹访问美国回来也曾滞留北京找有关部门疏通。

口头都答应，说要办纯文学的刊物当然支持。

但因好多省市都申办刊物，署里就排队审查，时间上就需要等待。

批文不下来，市文联就一次次派人赴京，一次次补送材料，包括已有多少经费、多少平方办公用房、主编履历、编辑组成、栏目设置，等等。

平凹担任主编，报上去了；宋丛敏、王大平担任副主编，报上去了。

适此万事备齐单等北京佳音之时，他们内部却有了新的想法。

杂志要办成纯散文月刊这一点早就定了，只是在刊名上众说纷纭难以决定，甚至报了改、改了报，终未确定最佳名称，事情又不能再拖，就召平凹回来一锤定音。

平凹看着一大堆候选名称，一时里也头有斗大：《西北风》、《西北角》、《黄土地》、《黄河水》、《秦风》、《泾渭》、《太白》、《新长安》等等，平凹发现《新长安》三字下有人划了一道横线，问人这是啥意思，人说这是领导的意思；平凹就说选领导的意思报，领导的意思报到了省出版局，省出版局说这不像文学刊物的名字，就又改成《长安文学》呈上北京。

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对这个名字，平凹始终觉得不大理想。

但他说，先推着往前走，名字再慢慢想。

于是，新调的编辑立即上岗，组稿的信件发往全国各地。

编务会上，大家再一次分析全国文学刊物的现状和前途。

散文刊物，在全国有影响的是天津的《散文》和广州的《随笔》，另外河北的《散文百家》和福建的《散文天地》也刚开张不久。

在这样的天地里，平凹这一伙人要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没有独特的视角和力量显然不行。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有人提到平凹八十年代初创办的《散文报》，平凹说，那时年轻气盛，办事靠一股热情，现在要冷静要宏观天下大势。

他介绍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的书，说他非常喜欢文后的短评，精小而美丽，过目不忘，而现在的散文弄得很琐碎、很干、不鲜、内里无气韵流动，特别那些专业散文家的作品，形成了固定的程式。

我们这个刊物，要避免这条路，要继承中国古典散文的精华、研究五四传统、不搞浮艳的花花草草，要注重从诗人、剧作家、小说家、画家、建筑家、自然科学家甚至电影家及野庙古碑中寻找好文章，要搞大境界的东西，从题材题旨到意境，都要大一些，是概念上的大散文。

三说两说，“美文”两字就反复出现在大家嘴上，老宋吼一声“《美文》”，平凹一拍桌子，大家就说：“定了，就是《美文》！”

平凹说：“打死都不改了，就这啦！”

就立马向北京发了补充报告。

1992年5月初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下来《美文》的刊号：ISSN1004—8855/CN61—1236/1；这是国家级连续出版物的统一刊号，允许进入国内外图书市场。

该刊的识别条码也随刊号同时发下。

编辑部人员欢呼雀跃，当下兵分四路往中国的东西南北去拉稿，平凹却沉重了脸，说：“不忙。

我说几句大家走在路上好想。

一是编辑部要团结，齐心协力办杂志；二是外出组稿要讲方法和策略，我当编辑的时候有人传授了：老实法、谈心法、磨缠法、拐弯法、亲戚朋友爱人情人顺杆子爬法，等等；三是坚持大散文观念，人人脑子里要有一个大概一致的办刊宗旨。

老宋说，办刊宗旨，平凹写了一个，但他的意思是大家去各人凭嘴说，这样灵活，也显得真诚。

大家就说，那不行，说走嘴了咋办？

说漏嘴了窜嘴了咋办？

既然平凹有现成的，人手一份不是更方便？

也好提高工作效率。

于是，连夜赶印，第二天一早，平凹宣讲，大家校对，编辑部里时而静如太虚，时而哄堂大笑。

平凹朗读他写的创刊词，仿佛面对着全国的读者：“亲爱的读者，我们开办了这份杂志，这份杂志是散文月刊，名字叫《美文》。

我们倡导美的文章。

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，却说是文章？

我们有我们的想法。

我们确实不满意目前散文的状态，那种流行的、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，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，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……散文是大而化之的，散文是大可随便的，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。

中外文学史已经证明：真情实感在，文章兴；浮艳虚假，文章衰。

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，大家之所以出现，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、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，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灵性……”

“我们的杂志不可能红爆，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舒适而清雅的职业办杂志，也不是为了敛钱发财，我们的杂志挤进来，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：鼓呼大散文的概念，鼓呼扫除浮艳之风，鼓呼弃除陈言旧套，鼓呼散文的现实感、史诗感、真情感，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，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！”

“我们的鼓呼，虽然竭力却可能微乎其微，但我们确是意气相投的一帮散文的爱好者。

我们涌动着一种崇高的感情而勇敢起来办这个刊物。

我们是一群声音不大的小狗，挥动的可能仅仅是大人肩头上的小孩子手中的小三角旗子，所以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、可爱我们的杂志，为我们投稿，为我们提建议把杂志办好……”大家说这是编辑部的“一号文件”。

“一号文件”全票通过，大家提议与主编共进午餐，老宋就在身上掏钱，满共二十块，吃什么呢？

？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平凹说，羊肉泡馍吧？

羊肉泡馍就羊肉泡馍，一人一大海碗，王大平说就算为各位壮士饯行吧，盼望大家都有个好收成！有人就即兴唱歌，众人附和：“猪呀，羊呀，送到哪里去？

送到咱们的《美文》去！

”编辑们就是带着如此激动的心情奔向全国各地的。

从陕南调进的陈长吟在南国组稿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向作家们游说：“《美文》编辑部设在莲湖巷。莲湖巷和莲湖公园一墙之隔。

《美文》的窗下就是公园，人在风景之上，美在刊物之中；荷叶青碧，莲蓬粉红，微风荡漾，花香扑鼻，市声远去，幽静天成，临窗读美文，很对文人的心境；朋友们到西安来，看了兵马俑就到《美文》喝茶，祭拜了黄帝陵就来《美文》吃酒……”编辑归来，收获颇丰。

平凹依次评价每人在外的工作：“长吟不淫，好。

志清不请，好。

穆涛不掏，好。

安黎不犁，不好。

老宋不送，不好。

大平不评，不好。

”请是请吃，掏是掏钱买礼物；犁是犁地，安氏在黄土高原上有责任田，二老有病曾叫他回去种田；送是往某处送字画以打通关节；评是对稿子总体和各篇要作出评语。

编辑们都知道编辑部经费紧张，所以在外找作家都是干指头蘸盐凭关系硬蹭哩。

安黎全身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家；王大平是因为正在从中国古典文论的角度寻找“大散文”的历史依据和《美文》的经典之作，他是这本杂志的理论神经，平凹要求他的神经反应要快速准确。

创刊号稿子集齐，平凹终审。

他一边阅读，一边在稿笺上写下批语：“《卖车记》：要注意选发此类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。

《石钟山乱弹》：这类文章应注意采用，虽然写得太学者化了点。

《五十心境》：前头和前半部确实不错，后边拖了些。

能否改动后边。

彻底模仿生活会失去散文的独立品格。

《初恋之恋》：这是文学新人张青野的自然来稿，写得平实，但很感人，文字很干净。

《儿子》：何立伟是有灵性的，要用。

”篇目审定，平凹又针对几篇重要稿件写了“读稿人语”：“读老作家文章如进寺遇长老，想近前又不敢近前；不敢近前，怕他早看穿了肠肠兜兜，不近前又不知那是一双什么佛眼，如何看我几多忙人？

《读五十心境》，说尽了不惑，到底还惑。

想起一友人游杭州归来，极力夸赞某公园门口的对联怎么怎么好，问对联内容，他说：上联是啥啥啥啥啥啥啥，下联是啥啥啥啥啥啥春。

他只记得最后一个字。

王中朝淡，《雾村》懒，一个是老僧吃茶，吃茶是禅；一个是黑中求白，乖人说憨。

周涛善冰山崩塌，与之可论天下英雄。

何立伟独坐听禅，你只能意会他却能言传。

同是女人写女事，《我与董小宛》人为狐变，《小黑》狐为人变，《我开餐馆》华而不实，却有独立之姿。

”二百来个字，评点了十二万字的一本刊物。

刊物的封面和《美文》两字，平凹要求大气而厚重，他曾托我从香港版的《书法大字典》里寻找老宋体字，而且最好有一点残缺，如古碑拓印的效果。

内文版式，平凹要开阔清朗，注重文字本身，不要花花草草的题头尾花什么的。

但封面校样拿来，大家认为底色太重，红色刊名沉而不稳，整体效果陈旧，放在书摊上跳不出来。

征求大众读者的意见，一位工人把刊名念成“美女”，一位办事的青年把刊名读成“姜文”；一时纷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纷扬扬，老宋就把样子送正在外地写作的平凹裁定。

平凹放在阳光下，站在三米外眯眼一瞧，过来提笔在《美文》旁写了“大散文月刊”五个大字，原样退回。

王大平说：“拉出这个旗号，只有平凹敢。

大，是气魄。

”有人说，这个提法太霸气。

编辑部的人却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气度，也是我们采用稿件的范围。

”平凹继续在关中北部山区写作。

中国文坛有关贾平凹“艺术思维方式”的讨论却产生了几种观点。

有代表性的是李星发表在东北的学术刊物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上的专论：《东方和世界：寻找自己的位置——关于贾平凹艺术思维方式的札记》。

李星写道：贾平凹最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，我以为可以用感应式的艺术思维来概括。

“感应”一词古已有之，《易·咸》中云：“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相与”，“多咸相应”。

这最初是一种宇宙论概念。

后来又成为佛教名词，指信仰者的虔诚感动了佛及佛的回应。

《三藏·法数》说：“咸即众也，应即佛也。

谓众生能以圆机感佛，佛即以妙应之。

”《淮南鸿烈》说：“圣人者，怀天心，声然能动物天下者也。

故精神感于内，形气动于外；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，万有以相连，精浸有以相荡也。

”董仲舒更由阴阳五行而发展成“天人感应”哲学。

“感应”作为人与自然、人的精神与外物相互作用的辩证哲学，被一些研究家认为是早期系统论的宇宙图式。

在诗学领域，“感应”思维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形象思维方式，它受启于禅，与“妙悟”、“感悟”紧密联系。

《沧浪诗话》说：“禅道惟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”；宋人说：“作诗如参禅，须有悟门”；“得句如得仙，悟笔如悟禅”，说明“感应”和“灵感”在艺术思维中有普遍性的规律。

鲁迅也说过文艺是“感应的神经，攻守的手足”。

所以说感应性艺术思维对创作主体心性、心境有很高的要求。

徐复观说：“虚静之心，是社会、自然的大来大往之地，也是仁义道德可以自由出入之地。

”苏东坡说：“欲令诗语妙，无厌空且静。

静故了群动，空谷纳万境。

”这就不仅是文心的状态，而且是人格境界，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和达到的。

而贾平凹的心灵、气质、精神、人格，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磨练都使他散发着静虚感应的辉光。

还有一条就是贾平凹不懈的艺术实践，创作的感知又时时回灌他的“寂默”之心。

他说，文有文道，人有人道，而人道又与文道是相通的。

“艺术家的最高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，发掘最动人的情趣，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。

”他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他对这种艺术思维方式的自觉。

李星说，感应的主体自然是人，是我，但这里的“我”，既非宗教意义上的排斥一切人的合理欲望的我，也非西方个人主义无限扩张着的我，而是充分文化人格化了的我。

在艺术创作中，“我”虚怀若谷、心似明镜、寂默精神，“我”感应着人间宇宙和自然社会，与之融为一体同步律动。

这种主体意识的积极参与，是对自然内涵和社会深层的寻求和发现。

平凹说：“真心身的人生社会的体验，是创作的‘蹈大方’处，真用不着注意那些技巧，技巧自然而然就会有有的。

踩上了正道，创作并不是什么十分受累的活计，只要放松，也就是不要有‘我在创作’的心态，天才也便产生了。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”李星认为，这种脱了壳的心怀，宏放雄大，平和大涵，充分放松了的主体，是更洁净更开阔、要求更高的主体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和人生的境界，也是一种值得艺术家追求一生的人格的高山。感应思维的主体心灵是一面高灵敏度的反射镜，是无涯无际的艺术天空，小到芥豆之微，大到宇宙人生，社会现实的万千姿态，都能得到它的应和，都能在它里边发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。这种在存在之上所建立的意象世界，是一种大，是一种全，有形而下的具体，又有形而上的高远和深邃，大和全的抽象意义是对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和思考的结果。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编辑推荐

文学鬼才的一段心灵苦旅！

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法抹去的一段记忆！

《危崖上的贾平凹》主要描摹了贾平凹1992-1993年前后，写作《废都》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活，及这部奇书被查禁后他生活中出现的危难和痛苦。

《危崖上的贾平凹》重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<<危崖上的贾平凹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